

一部尽显抗战时山水名城背后硝烟与柔情的力作

桂林城

张仁胜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GUILIN CHENG

张仁胜◎著

桂林城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林城 / 张仁胜著.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448 - 0398 - 4

I. ①桂…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6777号

策划编辑: 林东林 责任编辑: 蒋强富 美术编辑: 张凯 装帧设计: 黄木边颖
责任校对: 刘会乔 王静 贾玲云 黄文魁 姚树军 责任监印: 陈嘉智 连睿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4.5 字数: 750千字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东方集雅策划

代序

著名导演 毛卫宁

作为导演，和编剧称兄道弟的不少，但一直叫哥的唯有胜哥。

其实一直称张仁胜先生为哥不是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多少，单论相貌称我为他哥的占十之八九，叫的还是江湖地位。这里的江湖是他剧本里的江湖。

我有幸拍了胜哥众多剧作中的三部戏：《我们的父亲》、《最后的子弹》、《警察故事》，托他剧作的底都得了各种奖，尤其是观众给予的奖，而我最想拍的还是这部《桂林城》。

记得去年夏天的某一天，看到了胜哥这部当时还叫《桂林往事》的剧本，“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这样的我一直以为是形容词的句子，居然成为动词，以至于到了后面我开始惜字如金，不愿把它太快地读完，这对于我这样其实很厌倦读剧本的人来说实在太罕见了。

可见这个剧本有多么打动人。

它以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之间广西桂林城中戚氏家族第四人与苏氏姐妹三人为人物主线，全景式地展现广西抗战全貌，将截然不同的主张、信仰、阶级立场、人生脉络融入全剧主要人物史诗般的命运，贯以重大历史事实，巧妙地勾勒出从国共第二次合作到桂林沦陷这一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历史、人文画卷，生动再现了国共始终一脉的骨血真情。它用逼真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演绎了一出酣畅淋漓的抗战大戏。

这是我做导演二十五年以来看到的在艺术表现上最好的一部剧本。首先，它突破了以往所有抗战戏的窠臼，在甚至几乎没有出现日本人具体形象的前提下写出了让人血脉贲张的抗日激情。其次，作者站在极其尊重客观历史的角度上细致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信仰的转变和牺牲的具体体现。因为任何历史的变化发展，都是以无数个体的牺牲和付出为代价，而且，历史的每一个脚步，都可能造成个体本身的被湮没或被遗弃，所以历史学往往关注历史脚步，而艺术则更多地关注历史脚步的巨大

脚印下那些无数有名和无名的牺牲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桂林城》选择从个体的、人性的艺术视角来表现当时中国宏大历史中的一群普通个体。当然,当用这种个体视角来审视历史进程的时候,往往可能引起人们对宏观历史视角的质疑。历史会担心这种个体价值的弘扬会消解某些历史意义的建构。但我认为剧本《桂林城》恰恰了这种消解,它通过精彩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题达到了经典论述中曾经所要求的“历史的”与“美学的”统一。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在其著作《电影和历史》中写道:“电视图像在一个消费了它的社会,将充当历史文献和历史代言人。”因此我认为《桂林城》将不单是一部抗战剧,而更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剧。

用文字去叙述文字是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这个毕业于戏剧学院编剧专业但一个剧本没写过的导演,完全不能把这么一部将宏大叙事变得举重若轻、丝丝入扣而又惊心动魄的大作给予更深的阐述,还是将此留给读者吧,我相信你们的阅读过程会充满快感。

我倒非常愿意用视觉的方式去重述它,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心里。

桂林城

时间：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桂林沦陷日）
地点：桂林市、广西若干县、湖南前线、上海市、江西上饶等地

戚家和苏家出场人物表

戚正源 出场时五十岁，桂林政府九科科长。

戚本忠 出场时三十岁，戚正源的大儿子，桂系独立旅旅长，后任民团副总指挥长。

戚本孝 出场时二十八岁，戚正源的二儿子，八路军驻桂办事处干部。

戚本礼 出场时二十六岁，戚正源的三儿子，桂林市警察，后为广播管理科科长。

戚本义 出场时二十二岁，戚正源的四儿子，无业，走私者。

张咏菊 出场时五十二岁，戚正源的大老婆，本忠、本孝两人生母。

毛巧儿 出场时四十五岁，戚正源的小老婆，本礼、本义两人生母。

柳雨烟 出场时十九岁，桂剧青衣，后嫁戚正源。

苏天南 出场时五十三岁，印刷厂小老板。

苏若凤 出场时二十七岁，苏天南大女儿，军统特工。

苏若水 出场时二十三岁，苏天南二女儿，桂剧名伶，后嫁戚本礼。

苏若云 出场时二十一岁，苏天南三女儿，广西学生军区队长，后嫁戚本忠。

目录

第一集——1	第十一集——183	第二十一集——362
第二集——19	第十二集——201	第二十二集——381
第三集——37	第十三集——219	第二十三集——398
第四集——55	第十四集——237	第二十四集——417
第五集——72	第十五集——255	第二十五集——435
第六集——90	第十六集——273	第二十六集——452
第七集——108	第十七集——291	第二十七集——469
第八集——127	第十八集——310	第二十八集——487
第九集——146	第十九集——327	第二十九集——505
第十集——164	第二十集——345	第三十集——524

第一集

1—1 湘桂铁路线、外、日

汽笛长鸣，一列火车冒着黑烟不快不慢地行驶着，火车头两侧立着持机枪的桂系士兵做着警戒。

1—2 列车包厢、内、日

第五集团军桂林独立旅上校旅长戚本忠一人独坐包厢，桌上有一堆炒花生，他自己抱着一瓶三花酒有滋有味地喝着。他剥下的花生壳都非常完整，队列一般整齐地排在桌面。

戚本忠打了个酒嗝，把最后一粒花生的壳排列整齐，满意地自语：哦，戚旅长把这群丘八训练得有模有样，奖励戚旅长一口三花酒。

戚本忠仰脖将瓶中的酒一口喝掉。

1—3 湘桂铁路线、外、日

铁路两旁，数百难民扶老携幼地朝一个方向艰难地行走着，一个老者忽然栽倒在地，被人扶到铁轨上坐下喘息……

众人要扶老者下铁轨，老者死死地抱住铁轨，绝望地：走不动了，让车压死，一了百了……

一个中年男子悲愤地：“九一八”从东北走到华北，“七七事变”又从华北走到华中，武汉失守，现在又往桂林走……

中年男子的话一下点燃难民的情绪，有人喊：火车拉的都是官太太，卧轨拦车！老子们也要坐火车走！

不少难民们上了铁路线，横卧铁轨之上，只有一个背着一把萨克斯的青年和一个带着三个小孩的妇女在铁路边犹豫着。青年叫张小松。

1—4 列车包厢、内、日

有人敲门，戚本忠开门，一身戎装的白崇禧的副官李业树和便衣装束的刘汉泰站在门口。

李业树：戚旅长！

戚本忠：哟，李副官，你怎么在车上？这位是——

李业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汉泰先生，重庆戴老板的手下——

戚本忠：哦，怪不得白长官的贴身副官亲自护送，原来有来头。

刘汉泰：久仰戚旅长大名，今日得见，果然与传说并无二致。

戚本忠：我又不是七仙女，有什么传说？

刘汉泰：传说桂系的酒桌上常提两个口号，均为戚兄创造，一句叫“汽车加油，丘八加酒”，还有一句是“吃奶找妈，吃酒找三花”。

李业树：没错儿，这话儿是戚旅长传开的，连白长官劝酒都用这两句词儿。

刘汉泰：今日，一进这个包厢，满鼻三花酒的香气，一人独饮，十足酒仙风范，人如传说，人如传说呀。

戚本忠大笑：刘先生不愧是吃情报饭的，连兄弟贪杯这点小事儿都掌握了，以后还真得防着你点儿。

李业树：戚旅长，刘先生是奉军委调查局长沙办事处少将主任杨继荣的命令，到桂林筹建军统桂林办事处的。你是桂林的地头蛇，你们两个以后少不了打交道。

戚本忠：嗯，桂林这下要热闹了。

刘汉泰：这话怎么讲？

戚本忠：白长官前些日子在武汉答应周恩来，同意中共在桂林设一个八路军办事处，这回在战区司令部，白长官特地交代戚某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在桂林的安全事宜。延安和重庆弄一块儿，桂林这么个小地方，怕是容不下这两位名角儿唱对台大戏。

门外传来一阵歌声。

刘汉泰听了一会儿，说：戚兄还少说了个角儿，眼下全国的文化人都往桂林跑，那些角儿唱的戏更热闹，今天是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把话撂在这儿，往下桂林动静小不了呀。

1—5 列车硬座车厢、内、日

黄河剧团的演员们在唱着歌曲《松花江上》，团长谢辉光指挥着大家。

1—6 湘桂铁路线、外、日

火车头上的司机发现有人卧轨拦路，急忙放慢速度，拉响汽笛，士兵朝天开枪警告。

1—7 列车包厢、内、日

戚本忠听到枪声，拔出手枪冲出包厢。

李业树想跟出去，被刘汉泰拉住了：有戚旅长出手，你还不放心？

李业树：白长官交代过，这列火车要出事儿，戚本忠得掉脑袋。

1—8 火车车厢、内、日

戚本忠提枪大步朝火车头方向跑去。

1—9 湘桂铁路线、外、日

眼看火车头越来越近，汽笛、车头士兵的枪声对卧轨的难民的压迫感越来越强。有些难民害怕了，爬起身跑下了铁轨。

中年人强撑着对大家喊：不要动，他们不敢压死人！

跑下铁轨的一个人喊：眼下是战时，下了告示，拦车格杀勿论！

车头士兵的枪口由朝天射击改为朝铁道上人群的上方射击，并逐渐向卧轨的地方压下并逼近。随着弹着点的接近，卧轨的难民都撑不住了，纷纷跑下铁路，只有那位老者一动不动地躺在铁轨上。

1—10 火车头、内、日

戚本忠从火车头尾部翻到煤堆上，冲进驾驶室大声问司机：出什么事儿了？

司机：难民卧轨拦车。

戚本忠：不赶紧刹车，开什么枪呀？

士兵：交通部告示，战时拦截火车，视为资敌之举，格杀勿论！

戚本忠看到火车离卧轨老者越来越近，他命令司机：停车！

列车在刺耳的刹车声中停了下来。

1—11 湘桂铁路线、外、日

戚本忠从火车头跳了下来，一些士兵从车厢跳下来。

谢辉光和黄河剧团的人也跳下了车过来看动静。

中年男子对难民们喊：车门开了，上车！

难民们噤地朝列车车厢扑去。

戚本忠用手枪朝天开了一枪，身后的士兵立即将枪口对准难民。

难民停住了。

中年男子走到铁轨上抱起老者，慢慢地走近戚本忠：为什么不让上车？

戚本忠：车厢满了，上不去人。

中年男子：车厢被什么填满了？

戚本忠：你说呢？

中年男子激愤地：官太太，官太太的小狗、衣箱、首饰盒、镀了金边的夜壶，如果

你还有点良心，请你把那些东西扔了，让这些再也走不动的难民们上去。

难民们悲愤地喊：让官太太滚下来，让老人坐车！

中年男子抱着老者朝士兵的枪口走去，难民们跟在后面，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黄河剧团的演员从士兵身后跑到枪口前。

一个女演员：弟兄们，不能拿枪对着如同你父亲一样年迈的老人！中国人的枪口只能对准日本鬼子！

谢辉光嘲讽地：要是他们的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中国的大好河山何至于两年丢了大半！

背着萨克斯的张小松激动地：看到日本人就跑，看到中国人就威风，这就是委员长统率的军队！

抱老者的中年人：好，既然你们打中国人最有本事，那就开枪吧！

中年人抱着老者带头向车厢走去。

李业树赶紧到戚本忠身边，小声地：车上那些人不敢耽误，列车得争分夺秒地赶到桂林，再不开枪，难民愣要上车，风潮成势，列车就瘫在荒郊野外了。

1—12 列车包厢、内、日

刘汉泰从车窗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他的手下向树荣和傅响泉提着枪跑了进来。

傅响泉：刘主任，出什么事了？

刘汉泰指指车窗外：几百难民不怕掉脑袋卧轨拦车，这列火车要出了事，戚本忠也得掉脑袋，僵那儿了，不知最后是谁掉脑袋。

1—13 湘桂铁路线、外、日

看着情绪激动的难民，戚本忠把一直举着的枪放下了，回头命令士兵们：都放下枪。

戚本忠把手枪放进枪套，走到谢辉光跟前：你刚才说什么？

看着戚本忠威严的眼睛，谢辉光勇敢地：我说要是你们的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中国的大好河山何至于两年丢了大半！

戚本忠轻轻吐出两个字：放屁！

戚本忠又走到那个张小松跟前：你刚才说什么？

张小松有点害怕，却强撑着：我说看到日本人就跑，看见中国人就威风，这就是委员长统率的军队！

戚本忠轻轻吐出三个字：放狗屁！

戚本忠走到抱老者的中年人跟前：你刚才说车上被什么填满了？

中年人：官太太，官太太的小狗、衣箱、首饰盒、镀了金边的夜壶。我再请求你一次，如果你还有点良心，请你把那些东西扔了，让这些走不动的难民上去！

戚本忠点点头道：有人总骂国民党不抗日，看来你们都信了，国军的枪口不对准日本鬼子，国民党只打内战，国民党只会老百姓身上抖威风。你们听说车上装的都是官

太太和官太太的东西，行，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看看车上装了些什么！

戚本忠走到士兵前面，命令：上车，把车里的东西抬下来，给他们腾地方！

士兵们把前面两节车门打开，上了车。

李业树急了：戚旅长，你把车厢腾空，要是难民拥上去下不来，白长官会枪毙你！

戚本忠像没听见李业树说什么，他大声地对难民说：要是车上的东西抬下来，你们还是决定坐车走，戚某绝不拦着！

难民们紧张地看着车门。

一副接一副的担架从车门抬了下来，一个接一个的浑身缠满纱布的国军军人从车上被人用担架抬下来，有的伤兵不小心被碰到什么，疼痛的喊声撕心裂肺，伤兵的担架和伤兵很快便铺满路基。

难民们呆呆地看着。

戚本忠蹲在一个伤兵跟前，把他头上的绷带解下，露出血肉模糊的伤口：你们不是问车装了什么东西吗？伤兵，武汉会战撤下来的伤兵。没见过这样的枪眼吧，标准的日本三八大盖钻出来的。伙计，给长官报告一下，这一枪是不是逃跑的时候挨的？

伤兵挣扎着爬起来：报告长官，逃跑挨的枪子打的是屁股，我的伤口在脑门，武汉会战，冲锋时挨了一枪！

戚本忠把伤兵拉到谢辉光跟前：当着脑门上这个枪眼，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谢辉光的嘴唇喘动着，却发不出声音。

戚本忠：不好意思说了是不是？我替你说，你说要是他们的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中国的大好河山何至于两年丢了大半！混账呀，你以为你逃个难就天大委屈了？我告诉你，要是没有他们拿血拿肉在前面顶着日本鬼子，你的屁股早被日本刺刀扎出十八个眼了！所以，我说你放屁，没说错吧？

谢辉光惭愧地低下了头。

戚本忠又走到张小松跟前：你刚才说看到日本人就跑，看见中国人就威风，这就是委员长统率的军队！我说你放狗屁，你睁开眼睛把这些伤兵一个一个地看仔细，这才是委员长统率的军队。跟日本人正面打仗的是国军，不是你们这些唱戏的！

啪！啪！戚本忠挥手抽了张小松和谢辉光一人一个嘴巴：知道为什么抽你们两个嘴巴吗？拿嘴放屁，老子用这两巴掌帮你们擦干净！

戚本忠走到老者身边：这位老伯可以上车，坐我的客席。各位父老乡亲，眼下车厢腾空了两节，你们剩下的这些难民，谁要是觉得还想上车占伤兵的座，尽管抬腿儿上车，我说过了，绝不拦着。

中年人惭愧地转过了身，回身沿着铁路线走了。那些难民也都慢慢转过身，沿着铁道线前去。

1—14 列车包厢、内、日

向树荣：刘主任，桂系这个戚本忠挺神，伤兵一抬下车，难民眼里的凶劲儿全

消了。

刘汉泰：是个角色，咱们离开这儿，不然他看见咱们，依他的脾气，会骂我们袖手旁观。

1—15 湘桂铁路线、外、日

张小松转身要走，被谢辉光拉住了：会吹萨克斯？

张小松点点头。

谢辉光：我是黄河剧团的团长，你跟我走吧。

张小松回身看着一边正关切地看着自己的妇女和三个孩子。

谢辉光：这么多家眷？

张小松：不是我的，她们去桂林，一路同行。大嫂，你们自己走吧，我好不容易有个饭碗，得跟剧团走。

妇女看看身边的三个孩子，眼圈湿了，她没说什么，拉扯着三个孩子走进了难民的队伍。

那个老者也要走，戚本忠拉住他：老伯，你上车。

老者摇摇头：“九一八”从东北走到华北，“七七事变”又从华北走到华中，武汉失守，我往桂林走，刚才真觉得走不动了。看到这些打仗受伤的孩子，我想，只要中国还有地方让我走，你们就还在打，中国就还没亡，有这个念想，我能走。

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戚本忠背起一个伤兵往车上去了。

1—16 火车头驾驶室、内、日

司机拉响汽笛，火车向前驶去。

1—17 列车连接处、内、日

刘汉泰和手下与戚本忠和李业树在车厢连接处碰上。

刘汉泰：戚旅长一出好戏，满口好词，滔天大浪顿时风平浪静，戚兄，佩服！

戚本忠不悦地：我掏心窝子跟难民说了几句实话，怎么到了你嘴里就变成了一出好戏，一口好词了呢？刘兄，我知道军统的人会演戏，车上有唱戏的，你要说戏的事儿，跟他们说，我听不懂。

看到拂袖而去的戚本忠，李业树对刘汉泰说：刘先生不要介意，戚旅长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常得罪人，不过，深得白长官赏识。

刘汉泰：我知道，黄旭初镇守广西大本营，白长官在前线任国军副参谋总长，白长官把在两个人之间跑来跑去传话儿递信的差事交给戚本忠，足见他不是个平常人。走吧，回包厢歇歇！

1—18 列车车厢、内、日

张小松从车窗向外看着。

1—19 湘桂铁路线、外、日

铁路边的难民们边走边看着身边的火车，那个妇女和三个孩子更是眼巴巴地看着闪过的车窗。

1—20 列车车厢、内、日

刘汉泰刚走进车厢，忽然停下了步子。

李业树：眼都直了，看见美女了？

刘汉泰：今天这列火车真是藏龙卧虎呀，我要是没看错的话，那几个人穿的是八路军的军装吧？

李业树：哦，刘先生好眼力，实话说了吧，那几个人跟你一样，是八路军派到桂林筹建办事处的前站。兄弟奉白长官的命令，把你和八路军的人一并交到省主席黄旭初手上。

刘汉泰点点头：一脚踩在重庆的船头，一脚搭在延安的船尾，白长官这步棋下得真是稳当呀。

1—21 湘桂铁路线、外、日

火车冒着黑烟行驶着。

1—22 火车车厢、内、日

伤兵们或躺在担架上，或坐在地上，火车的颠簸不时让伤兵发出痛苦的呻吟。

戚本忠提了两瓶三花酒进来：弟兄们，武汉一役，打出了桂系的威风，戚某替白长官敬弟兄们一个。

一个娃娃脸的伤兵叫曹向东，看见酒赶紧喊：长官，我伤口痛得要紧，赶紧给我来一口。

戚本忠蹲下，问一边的卫生兵：他的伤不要紧吧？

卫生兵：本来伤不算重，不过，没药消毒，眼下伤口发炎，痛得厉害。

戚本忠：把伤口打开，让我这个老兵看看。

卫生兵把曹向东大腿上的绷带解开。

曹向东痛得脸肌变形：长官，给我酒，醉了就不痛了。

戚本忠拧开瓶盖，对准伤口便倒，剧烈的刺激让曹向东号叫起来，戚本忠紧抱着他说：兄弟，桂林三件宝，豆腐乳、辣椒酱、三花酒，那两样好送饭，三花酒不光好喝，往伤口上一洒，百毒全祛，比美国的杀菌西药还管用。

曹向东含着眼泪点点头：我晓得，只要是桂林的，就是好东西。

一个伤兵突然指着窗外激动地：看呀，进桂林地界了！

伤兵们不顾疼痛，纷纷挤到窗边朝外看去——

1—23 山景、外、日

桂林秀丽的青山绵延移动。

1—24 火车车厢、内、日

曹向东热泪盈眶地：两年多没回桂林了，梦里都是这个样子的山。

戚本忠用三花酒浸湿一条新绷带，给娃娃脸包扎伤口：家在桂林哪条街？

曹向东：水街。

戚本忠：家里还有什么人？

曹向东：父母，还有三个老妹，都出嫁了。

戚本忠：哎，我也是上有父母，下有三个弟弟。

曹向东：弟弟都在桂林？

戚本忠：两个小弟在桂林。

曹向东：大弟呢？

一丝阴云挂在戚本忠脸上，他低低说一句：死了。

1—25 山景、外、日

青山缓缓移动着……

1—26 火车车厢、内、日

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戚本孝趴在车门的车窗上，贪婪地看着窗外的景色。

同样身着八路军军服的王参谋走过来问：本孝同志，有多少年没回桂林了？

戚本孝：民国十八年离开，眼下是民国二十七年，屈指一算，十年没见过父母和兄弟了。

王参谋：对，你是红七军的老人，南宁兵变后，广西就不是你能待的地方了。

戚本孝：没想到抗战一来，组织居然派我到桂林工作。

王参谋：你知道组织为什么要从新四军把你调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

戚本孝：桂林人，地头熟悉。

王参谋：地头熟悉当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那个大哥，他在桂系中地位特殊，据组织掌握，他是在外作战的白崇禧和在内主政的黄旭初的联系人，这个关系用好了，对办事处有很大帮助，有什么困难吗？

戚本孝想说什么，却将话咽了下去，很勉强地摇了摇头。

王参谋：你还有个弟弟当警察。

戚本孝：看来组织了解得比我还清楚，如果是，应该是叫戚本礼的那个弟弟，小时候学过两天桂戏，十年不见，也不知他现在长成什么样儿了。

1—27 广西建设干部学校、外、日

操场上，在教员李直的口令下，三班的学员进行队列操练。

教员白先德从办公室跑过来，问李直：怎么没见戚本礼？

李直：他肚子不好，请假。

白先德不满地：不是肚子不好，是偷懒，见过不求上进的人，还真没见过这么不求上进的人。

李直：你也真是，明明知道这是个不求上进的人，你在他的身上费那么多心干什么？

白先德：省党部下了指示，建设干部学校的学员必须全员公开加入国民党，眼下，戚本礼还没写入党申请书。作为学校党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决心抓一个典型，我有信心把一个对入党不热心的戚本礼树成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这会对本校的党建工作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直：哦，那你多做工作，但愿能挽救这个落后分子。

白先德：他在哪儿？

李直：茅房。

1—28 茅房、内、日

戚本礼裤子都没脱地蹲在坑上，手里拿着一张写着戏词儿的小纸片，在哼着桂剧《拾玉镯》中小生傅朋的唱段：

有傅朋清晨起闲游玩，
出城来在郊外散闷消闲。
看桃红和柳绿春光无限，
不觉得来至在孙家庄前。
迈步儿门前观看——

白先德走进茅房，黑着脸：看什么？

戚本礼一惊：白教员？

白先德：在干吗呢？

戚本礼：出……出恭。

白先德一跺脚：你连裤子都没脱，出得哪门子恭？

戚本礼尴尬地站了起来：白教员，找我有事儿？

白先德一把将他手中的纸片夺过看了一眼，恨铁不成钢地：又是这些破戏词，我让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你推三挡四，抄这些破戏词儿你勤快得很。

戚本礼：我……我这么散淡的人入党，我怕坏了党员的形象，不写申请书也是为了党好。至于戏词嘛，实话说，真是喜欢，这几天名角儿苏若水正演这个《拾玉镯》，看了两场，把我嗓子看得直痒痒。

白先德：你这么喜欢桂戏，当年怎么不去做戏子，倒披上警察这身黑皮？

戚本礼：倒仓时把嗓子倒坏了，戏班的先生不要。

白先德：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过几天你们干校举行集体加入国民党宣誓大会，省主席黄旭初要来视察，两条路，你要么离开干部学校，要么写申请书，何去何